



✂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唐 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曾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
代壓之不能高古之說殆未盡然矣時天氣凝寒取
溫水盥手兩手入盂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

論事爲文
全以悟頭
爲主自是
深於禪乘
人

新陽集 卷之十五
微笑感悟淺人讀古人書殆如吾冷手入此水深人
讀古人書殆如吾熱手入此水也淺人讀古人書古
人將而我軍深人讀古人書古人軍而我將夫我爲
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
光弼殊不足定至異日以朝儀旣灰之燼而李郭當
之若掣其肘何也其所爲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
郭李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
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子魏

方孟旋先生與余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
未。有。能。盡。者。也。棄。之。所。攝。也。達。已。要。當。視。其。有。可。棄
與無可棄耳子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大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容止年二十
得字庸夫晝而飽食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
抱絕世之姿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縱
然嫁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
相如黑頭之怨何如哉昔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而

旁人聽者
淚下不止
何況當人

子瞻病之日。豈有立談之頃。而遽爲人痛哭流涕者哉。子瞻獨不思賈生平日讀書流覽居諸。其釀淚之本者。蓋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撥其輪緘。自然呼號傾瀉。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爲遽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載風窓雨夜。呶呶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不能邀曲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栗。將爲流涕乎。痛哭乎。殆非取辨於立談之頃。而子瞻亦不能忍譏其爲遽者矣。

與何匪我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逞。逞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而氣猶未靜。至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分。可謂切骨之鞭笞。而低徊墮淚。不敢求伸一辯者。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爲憫憐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有不同。而其不敢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以佛語雜
菩薩語而
能辨其孰
爲佛孰爲
菩薩不必
有其事不
可謂無其
理

從來論文
無如此通
達痛快者

凡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
觚之士。過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爲濕木敗鼓之音。此
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爲晦昧結轡之語者。予政不病。
其思之有餘。而特誚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
則口頭話言。自有雋之不盡。而味之無窮者。夫寒士
寤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藐如河漢。窮簷幽隱。
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
理其間。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鈞鏤。探出古人肺腸。以
爲異日合轍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

神躍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宣萬方
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構一不明
不白之圖畫。卽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
之心事。又豈能達霄漢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恫。通九
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之相遭。而無間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
人持教中國。不欲見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
焉。若兩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

其實千手
千眼原是
寓物以呈

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
夫婦止是
一人

幾於章子
留書矣

相遇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間然者皆一人也伏羲河圖一人也堯舜禹臯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之好飲食者日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其願力不一福罪相參不能合一耳人有百骸無恙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爲害而人斃焉此一官一臟皆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

中有仇讐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子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支一身而不足厚者一日爲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爲一義而寸寸皆斷見相之虧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曦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胸頭打攪前塵又各有一件可貪可求之影寄其攀援驟指其笙歌魚肉

只做大和
尚語錄看
亦當在憨
山紫栢間

而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澆火炙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讚嘆貴人。貴人某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服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間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諧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蹲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棒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眼下不稱心。既是苦業。而前塵貪戀。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田。耳何曾頃刻種樂田哉。身外一絲一飾。重如性命。胸頭湯澆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棄。天亦不能奉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枝。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種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唯見曦侯而已。

與李小有

忽說到文字上無處不是這個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讀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間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逢佳味。不忍遽嚥。亟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

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窺其涯略矣。

凌世韶

官球蒼舒泗沙江南江寧人

簡蘊公

前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尚遙。不謂占却人日。作生辰耶。猝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然幽篁。積雪圖大。堪作壽供。不煩繪事。已作繪。竟而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我師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

以後祝壽但當隨其人隨其地拈取一幅作供勝於圖松栢岡陵也

無端之想
見其情至
前是一篇
好祝文此
是一篇好
輓章

蒼舒遺集
郭臥侯欲
共陳涉江
張文寺王
穆如共刻
之世人將

魏其全矣

時公忤執
政以豆案
繫獄七年
長子震血
疏詛神公
為此戒之

初擬問南川之渡。即宿草之阡。取近村醪醴。一酌空
煙。聞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
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肖
序悲憶之詩曰。生前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
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慟矣。

簡吳玉宗

世途千載一悠繆耳。惟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
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
收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

屈。誰當屈者。念此乃行着痛癢耳。公解人自能辨此。
人言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澹然。遂亦澹然。豁已。

倪嘉慶

篤之樸菴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峰和尚

戒子弟

君恩置我爐鞴。鍛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
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誤矣。

釋大然

笑峰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諱嘉慶

復趙居士

高咏大函。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葛藤。而本來平泯。無

奚峰看破
此圈子真
從前人所
未發

狄梁公郭
汾陽何如
人哉天下
事非文章

氣節人可
辦然又未
可以此藉
口

借龍為喻
昌黎數十

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薦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
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眼相炤則鼻直眉橫手持
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覺岍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從來辦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挂
而未足以辦天下事者矣。要知祗是潔已邊事。若謂
持此遂無不可為。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潔已者多
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即此一

絲牢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詡詡然懸諸面門。以
為莫我若也。平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
志手援者。不在表已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
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潔之
已。則庶幾一絲不挂也已。何如。

與范道安論文

火爐邊偶然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懷于衷。苦
無發露之處。適吾兄舉典公贊伯之言。若有合也。習
此道者。先辨其是龍非龍。非龍則魚蝦鰕鼈之智。窮

字不爲少
純之數百
字不爲多
然寓意各
異

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躑磨鱗逆爪
之理。必將噴薄風霆。吐納烟霧。傾倒銀河。莽慘日星。
一滴之水。大于車輪。移山拔木。平陸爲浸。而此神物
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轟磕隱隱之中。若
有不可端倪者。已令人驚魂失魄。莫敢忤視。此興公
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徹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
聞其借勢于修羅。魁魁資力于蛟鼉。鯨蜃也。况風雷
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贊伯所戒于雜也。不雜
矣。雲雷在握矣。又不必終日。駭日怵聽。以褻其威。時

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梭時。而葛陂杖。或若芥
子。或颺輕縷。不失其爲龍也。夫然。則可以超物。可以
爲物。以至于不可方物。而入于寥冥之域。文章之道。
亦豈異是。惜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
潦倒也。采芝堂逸藁。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真者乎。
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拈示。毋謂某徒能話龍
焉耳。

答黃學士

來教云。塵緣鞅掌。暫求寧謐。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

另求閒退方可料理乎。纔一姑待。便成曠日廢時。將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丟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眨上眉毛。早已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碍胸。正如病目。見燈有暈。不知由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攘。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誤于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宴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寧晷。即使寂靜澄定。一波不興。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乎皆

發人深省

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遂不知有聖學。聰明才辯之士。逃于騷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析經術。直遡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濶。今裒然首選。有徵足信矣。措大家眼孔。甚窄。見湛深問學者。未嘗不逢年。始愕然。回面易向。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撥動之一助。

吳繩 天一江南江寧人

寄周旌姪

湛、癡、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從、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見、如、馬、駭、鼓、驚、狼、跋、且、蹶、僇、父、之、態、宜、其、見、笑、于、驛、騎、也、能、強、學、安、石、圍、棋、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刹、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腹、糞、鹽、摩、娑、青、氈、舊、物、廉、吏、不、可、為、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枿、敗、腐、乃、復、蒸、出、芝、菌、以、為、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歎、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為、也、登、第、樂、事、然、吾、謂

得意時作此等危言不是退後正是深謀聽者當如和吉之音

能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為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舊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菜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劇此根留作兒孫讀書種子何如。

吳樹聲 周旌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回憶瀛臺奏賦時。問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昔梁武使人捧盈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誌公謂此心乃可入道。當日古文。今文無巧。無拙。波涌雲合。從何處得來。祇今閉門覓句。操頤頰。豎指腕。遷延未就。半紙堪發一噓。年丈弁冕玉堂。弟羨之而不能至。若微潤於車後馬通。左閨奉刺。右闈擁帚。弟即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淫杜癖。差足自娛。而家載類多軼沒。匡壁借光。亦鮮慝志者。年丈

周旌閉戶讀書不與外事讀此知其自命

天祿奧帙。若可共讀。吾將為蕭穎士僕矣。

吳珊鄴侯石菴江南江寧人鳳山集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詩之厄也。而今之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為惋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生曷不自定詩。貴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為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桑矩斯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倔強臂

不作道學
體面語而
提醒尤切

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奧而殷心爵位。見豪家大貴。濡羹拂鬚。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驕人。昌黎謂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兄具心眼者。觀若輩知頭岑岑疼矣。我輩讀書當在冷處着力。冷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遇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濶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億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兄入都。從此酌酢處不少。識得此意。儘不慌忙矣。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擎飯當門。賊劈手奪去。舔而食之。老婦餓賊尤餓。大可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白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遙想老父坐岱山書屋。不聞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中茗椀。共對手。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煨鐺窗。前白酒釀熟。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畫。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寫得幽曲

吳

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東周雪客

趙清獻目一營伎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獻周行
室中日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
此念不過一箇時辰便息故雖承命實未嘗往吾不
難清獻當下挽回而難老兵認定清獻也此一個時
辰正從古聖賢奸邪所分開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獻
善自挽回又身畔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
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談理之文
正當如是

紀映鍾

再見

答栢鄉相公

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之文躋
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憐才敦故摧琴挂劍之
感亦槩見于一唱三歎腐心酸鼻之中昔劉文清公
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
今日更愧栢鄉矣

楊猶龍方
伯一字且
亭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

宰相不能言也

又

素書真偽。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於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即子房所作。而托之黃石。文情搖曳。全得龍門之法。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望如一宇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聞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鐵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

龔

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過客不愧此語

辭屈翁山乞畫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倘足

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並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真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溷余詩。肯又以此溷足下哉。

倘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

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問渡江漢。凡世間

之足。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

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溷余之餘。瀋耶。此僕

引入勝場

之所以寧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

與張侍御

昨晤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柰何。學古之士。而亦徂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卮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悔失學於初年。寄無聊於末路者。所爲曾何益于身心。夫六經諸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僕數晨夕。僕將

極腐極正
經語

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足下不以余言爲謬。當留連三代。究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士。苴棄之矣。足下與僕非汎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卽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頃在枕上。勘破蒼公

可識半千
滿腹牢騷

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為天之罪人也。

張愬 僧持南邨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邨之貧。然南邨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為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鼾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邇來如醉忽醒。如睡忽寤。痛分明。癢分明。癢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第饑寒親切處。與飽煖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知耐得

蘿栖曰予
舊有句云
貧因知濟
世得南邨
妙文為之
快絕

饑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饑。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地。人不饑。不寒。不止不饑。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縫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平師友。蓋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何煩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半僧妓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既復思之。翁之寄意遠矣。豈僅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

禪乘妓女
春風吊柳
七爲此証
佐

枯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交書也念
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
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開俊眼噫青雲竟慚黃面烏
紗偏讓紅顏怪哉

與徐子孺

昨見令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
特南邨孤介慙直不肯向人然夙有謁孔林登泰岱
之想以故人當道而裹足廉吏亦可畏也繫可懷也

與櫟下先生

新言雅切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蠶叢見丘壑令人開闢鮮新昨
聞刻板盡付祖龍爲之駭愕此譬之王處仲頓驅婢
妾割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辣手不能也
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秦焚
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
傳矣嘗念梨棗未行之日竹冊繁重難致而當日山
林樵牧皆胸中有書近代收鬻頗易卽翰墨子弟往
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
胸中眼中亦一快哉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客指邗溝。問素心幾許。弟廼以庸庸者應。不欲一字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舴艋。破雪自暱。恐見其影。弟必欲強來覓晤。良以冰蛆雪鼠冷中生。動薇荷菁活。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位置一笠
公復位置
一汪子連
自己位置
在中巧於
占地步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鬱中。必欲事事求全於天地。其為吾

自笑自嘲
便見大道
理

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紕漏萬端。即使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澱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奘若

震旦山水茂於吳越。靈奧之區。高僧燈續舟壑。雖邈典型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鞵布鞵。翛然獨往。豈易得哉。謙康樂。謂衣食人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

說得世人
真不能解
其何故

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答簡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偃息竹房秋霖晝暝子思若有不
懌者讀秋原恨別十首凄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
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營
谿南別墅棲尋絃酒何妮妮作兒女子語不知古人
深情一往蕭騷遺寄不掩絕代風流柴桑所以賦閒
情也弟肯強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友聲閣集

東曹顧菴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
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
得不遜二公一籌蓋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
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籍而詞則取其逗
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丰致之踴躍譬
諸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
者在也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庶
幾兼二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舍王西

不獨詞氣
軒舉其品
騰顧庵詩
詞亦自不
苟

樵先生而外無與匹者。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人心冰釋今天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多矣其意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根遂至褫魂奪魄而向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非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鼠嚇天下焉耳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鼠嚇乎今山之高也不見其層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丘一

窺見深廣
願與天下
士共勉之

垤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其崖岸大抵皆丘垤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韋布而誦王公以詩書而輕軒冕可也即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眼人辨之。

吳宏

遠度竹史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升

僕聞導嚶聾者必俯仰而指攜啓愚滯者亦提耳而

新陳集 卷之十五
舉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與減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也。

所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也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羅耀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食空羹而無飯具。曾何益乎。

與減齋

弇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間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鑛嘗謂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難如此。

汪洪度 于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往往從友人處見公画。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烟

霞間也。十年牖下。弗獲壯遊。不意宇宙間。名山反得閱。歷八九。然非已物。雖閉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華雲門諸峰。翠靄清涼。令我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便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之。

倪

燦

闇昭闇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鼯之毛。躬之賊。揚子測之曰。翡

翠狐鼯好作咎也。好作咎三字讀之。使人凜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別文字。愚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別文字。

余

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炯伯

弟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得幾。急望鈔示。乃逡巡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劉下階時耶。

論文論詩
總不隨人
轉移

汲引人才
長沙實有
婆心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熙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畫
服沈啓南於字服董思白於詩則辨香未有所屬也
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瑯琊歷下乎下此者
不有公安竟陵乎僕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
乎長沙執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為
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
論每况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
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足下

以為何如

與李適廬

足下選八家文命弟每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

謗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婢妾言是蔡太師厨
中人士促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子局中縷蔥絲者

弟但解縷蔥絲不解作包子海內鉅公固不乏足下

盍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厨中包子手定當笑

縷蔥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胡玉昆 元潤褐公江南江寧人

雅謔

與減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蘗湯反使含蹙

胡禹冀

螭贊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

冀

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

有音聲在公以為然否

周銘

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泊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君其善遇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于香無損二主無失

也。

與減齋

旻翁先生詩所謂梅檀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旻昭著作散失賴蔚生少存其一二

鄒

詰

方魯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子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秘戲圖。奇幻無倫。詰謂佛經云。画篋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聞藏書富須雜以此種以避火災則老蓮正以此圖作佛事

樊

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天多哀志士。福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

遇

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周雪客

掬水所以多于海水者。為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雨吉以画名而筆致楚楚乃爾

周在梁

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讀數語誰
謂時藝可
廢

僕讀時藝人也。承問無可以益足下。無已請卽以時藝對。餘姚呂君幼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五倫並垂。缺一倫不可與斯文之列。讀書行已盡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卽以時藝對。



結隣集卷之十五終

程